

跨出一步，就是世界

文／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

臺灣成年女性的腳掌長度平均值為 23.1 公分。23.1 公分可以決定什麼？別忘記灰姑娘的人生轉折是在鐘聲響起的 12 點，由掉落玻璃鞋開始倒數婚禮，23.1 公分決定一段戀情。從仙蒂瑞拉踏出那一步開始，一步很短，一步很長。也可以是一生。截然不同的世界由此開展。

重點是踏出那一步的勇氣。世界很大，世界又被我們縮小了，尤其是此刻，旅行多方便，距離被我們縮短，好像哪裡都可以去，好像去哪裡都不夠遠。人們想去更遙遠的地方，想看到完全沒看過的事物，但遠方真的是空間上的遠嗎？有沒有可能，「世界」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？

也許 23.1 公分就足夠。

也許一本書就足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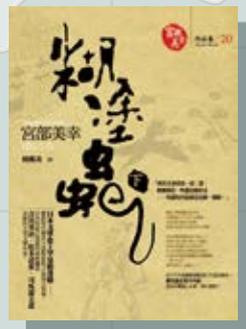
現在，讓我們踏出這一步。

跨出一步，就是世界。

宮部美幸 《糊塗蟲》

一步，可以走多遠？

《糊塗蟲》以江戶時代為背景，性格懶散的「同心」平四郎登場了，「同心」是古代官職，工作性質大概和現代的警官差不多吧，從警察的視角看江戶時代，嗡嗡翁，烏龍派出所，大小事都要管，深入民間，體察人心，那是宮



《糊塗蟲》

作者：宮部美幸

譯者：林熊美

出版社：獨步文化

日期：2008 年 8 月

部美幸的拿手好戲，而當奇案怪事層出不窮，在那個習俗大於理性、社會觀感勝於一切的封建社會裡，要如何挖掘出純粹的真相？這才是這個系列的重頭戲。

作為一個法度的維持者，主人翁平四郎被眾多謎團帶著兜兜繞轉。直到美少年弓之助出現，弓之助總是穿著鑲上圖釘的草鞋。走到哪，叮噠響，據他說，乃是以此來量度距離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意象。在那樣一部「像被蒙了眼，帶到各處去」的小說裡頭，時代的迷霧、習俗禮教的層層規範下，弓之助的釘鞋踩出新聲音，他一步一腳印，用釘鞋量度出萬事萬物的距離，那帶來了尺度，有了人皆認可的尺度，才能正是非，明距離。如果說灰姑娘的玻璃鞋

改變了自己的人生。弓之助的釘鞋則讓現代走進時代。那是理性與科學思考的發端。

但宮部美幸並不是要講述理性有多重要，或科學就是萬能，《糊塗蟲》真正要展示的其實是，「無法量度出的東西」，也就是人心。弓之助的釘鞋正是以此為目標，他縱走在可測與不可測之間，橫穿時代與現代兩端。他的世界有人心這麼近，卻又有它這麼大。

浦一也《客房中的旅行》& 詹仁雄《這不是飯店，是我家》

浦一也是飯店建築師。他人生大部分時間妥散分給世界各飯店，住飯店與其說是旅遊，不如說是公事。「完成住房手續，給完門房小費，等他關門告退，我才開始忙起來。」浦一也的旅行由這時開始。他喜歡在飯店房間裡旅行。

浦一也測量並記錄房間。有時候一個晚上找兩家旅館住，有時候一家飯店住好幾天，但每天要求換房型，甚至是結婚當夜，他要太太幫忙拉住卷尺那一端量起了蜜月套房，房間裡

逐漸延伸拉展開來的，是他對飯店房間的另類愛情紅線。

於是有了這本《客房裡的旅行》，小小客房蘊藏了文明史，微縮人們運用空間的智慧。例如浦一也提到，浴室中出現的浴盆（pan）本來是裝熱水用來擦拭身體的，後來演變成淋浴盆，浴缸（tub）的本來設定是來溫熱身體，不是拿來清洗用的。但隨著時代改變，器物的用途跟著變了，但一些老旅館仍然保留這一切。那使得客房像是時光機，它本身也在時間裡旅行。懂得的人就能啟動它。真正懂住的，讓自己住進時間裡。

也因此詹仁雄這本《這不是飯店，是我家》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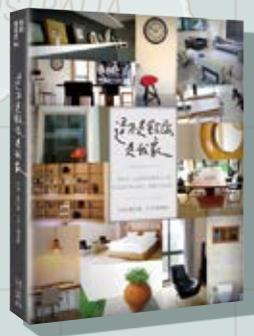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浦一也把飯店房間當成世界，詹仁雄則把飯店當成家。

作為媒體人，詹仁雄跑遍世界，他觀察飯店，跟著就把飯店帶回家。《這不是飯店，是我家》揭示他從各個飯店所學到的居家建築設計秘訣。例如他問，飯店的照明讓人舒服的秘訣在哪？之於臺灣的我們，談起家裡燈光，



《客房中的旅行》

作者：浦一也
譯者：詹慕如
出版社：繆思
日期：2007年3月



《這不是飯店，是我家》

作者：詹仁雄
出版社：寫樂文化
日期：2014年4月

第一個念頭總是求亮，顧眼睛，希望能通透，恨不得每戶家庭每個房間都能自體發光。但這本書會告訴你，飯店的燈，不是用來讓你看清楚的，相反的，是為了暗。「燈是為了裝飾空間的元素」，飯店裡的燈有些是為了打光，有的為了烘托氛圍，有些燈飾則想讓空間變得有容。照明從來不是首要任務。

從燈具到椅子，從浴室到庭院，理解飯店空間設計思維的同時，便是在思索「人類到底要什麼」。詹仁雄也是在飯店裡旅行了。但推開飯店房間走進去，卻到了家。他不只是出去，也同時進來。

浦一也把世界搬進房間裡。詹仁雄把飯店搬進家裡。他們僅僅跨出一小步，身旁就是世界。

村上春樹

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

有人在房間裡旅行。有人則在語言裡。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裡眾多篇章成於村上春樹擔任普林斯頓大學駐校作家期間。語言之於村上春樹，本身就構成一種曖昧的、流動的關係。村上春樹談過他早年小說如何寫成的，他說自己會先把小說寫成英文，再把它譯成日文。語言裡他像是一個外國人，重新在翻譯中進入自己，那麼，當他真的住在外國，卻必須用日本語寫作，用日本語思考，生活和書寫的對倒會對他產生什麼影響呢？

如果說語言構成世界，那思索語言的斷層其實便顯露生活的斷層，而跨越生活的斷層，便需要先連結語言的斷層。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的趣味在此，村上春樹記錄下書寫與生活



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

作者：村上春樹
譯者：賴明珠
出版社：時報出版
日期：2006年11月

裡種種的斷面與連結，原來，簡簡單單從我們口中吐露的一句話，不只千言萬語，也千山萬水，那其中是日本到美國的距離。是思考的、文字的，更是東西方文化的斷裂與相接合。

在幾句話之間，也有世界的存在。

12位年輕創作者

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

眾多年輕創作者合寫的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把時間拉得很長，書裡篇章由1900年談起，氣魄驚人直寫到2000年，100年時間，便有100篇故事。既然是「故事」，便包含地點、時間、人物、事件。這些元素將一個完整「臺灣」化整為零巧妙的打散，卻又缺一不可，透過各篇故事的補充，不只體現臺灣文學，更點出臺灣的風土史、社會史、氣候變遷、資源分布地圖……反過來把臺灣藏在故事裡。

更重要的是，講一個「故事」最重要的是什麼？那就是「衝突」。「衝突」意味故事裡

核心概念的相違悖、理想的互斥、主人翁做下選擇時的難以判斷和左右為難，很多衝突就算在此刻看，仍然會讓已經明白前後因果的讀者們難以判斷該選哪一邊？例如經歷清領、日治到民國，各篇故事中主人翁屬於哪一個母國？用哪一種語言？是接受歷史還是拒絕？是遺忘還是記得？如果要靠邊，靠哪一邊？……故事因為「衝突」而好聽。而也正是因為這些衝突，「為什麼是這，而不是那」塑造一種「臺灣性」，形塑了此刻的「我們」之為「我們」的原因。回顧歷史的必要在於此，每一次回頭，其實都包含向前的動力，透過思索過去，人們得以邁向未來。

從這樣的觀點思考，此刻我們身處的臺灣是種種選擇的「終點」，但也成為我們出發的起點，正如同往前的每一步其實都蘊藏了抵抗退後的一小步，這麼多一步，就構成了世界本身。每當我們跨出一步，世界也擴大了一點。「我們即世界」，閱讀則成為指標，由此去吧，世界的孩子們，不要害怕，去閱讀吧，去闖吧，接下來，換我們創造世界了。☺



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

作者：李時雍、何敬堯、林姝霜、馬翊航、陳允元、盛浩偉、楊傑銘、詹閔旭、鄭芳婷、蔡林繡、蕭鈞毅、顏訥
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

日期：2018年10月



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的文學直播節目。